



抗日战争初期，新四军渡江北上，在江都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年，新四军在郭村保卫战胜利后，于7月7日在塘头镇建立了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此为苏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在县抗日民主政府工作过的几任县长，分别为惠浴宇、张雷平、王秉华、万道生、吴仲邨(代)等。

惠浴宇，1909年生，江苏灌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任中共苏北工委书记、中共苏北特委副书记。1940年7月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后带领县区干部、抗日武装一千多人，随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东进抗日。1941年6月重返江都，任江高中心县委书记，兼任江高行署主任、江都县委

诗咏江都

锦绣画卷 唱大桥

董其正

你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扬子江畔北岸
锦绣的画卷
是苍天赋予的绮丽风光

这里的风情醉人
是世外桃源的地方
这里的湖光山色
是秀美的一座公园
这里的晨钟暮鼓
是佛教咏诵的圣地
这里的明清建筑
是一道亮丽的古景
这里的永济桥亭
是乡愁悠久的曲调
这里的条石街道
是古色风雅的长廊
这里的滚滚长江
是波涛奔流的浩荡
这里的夹江大桥
是一道彩虹的悬挂
这里的民间传说
是神奇的古老文化
这里古往今来
是人文荟萃的天地

朋友
这里的景色盛装
定会激励你旅游的心房
人在画中去
让你终身难忘

朋友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告诉你
这是我可爱的家乡
——古镇大桥

忆江都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赵才基

书记、江都县县长。1942年2月，江高中心县委、江高行署与江都县委、县政府分开活动，江高中心县委与行署从江都移往高邮活动。惠浴宇在江都期间，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各阶层人士纷纷拥护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惠浴宇曾任江苏省省长。

张雷平，原名邵泽普，1918年生，江苏沛县人，1937年，在泰州城区伪警察局谋到一个班长职务。1939年初，共产党员俞铭璜在泰州城区发展党员，3月，主持并领导了邵泽普等5人举行入党宣誓，同时宣布中共泰县工委成立，俞铭璜为书记，邵泽普任组织部长，兼城区区委书记。入党后，邵泽普改名为张雷平，脱离伪警察局，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1940年5月，调到江都任县委书记，7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率部队东进，张雷平奉命留在江都，与少数地方干部及20多个伤病员秘密坚持斗争。1941年2月后，张雷平历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江高中心

县委副书记，后又任苏中区第一地委组织部长、兴化独立团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王秉华，1916年生，大桥镇花荡人，1931年考入镇江中学读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年关斗争。新四军东进后，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在江都开展斗争，组织县常备大队，担任大队长。1942年2月后，先后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邗东县县长、高邮县县长等职。敌人对他恨之人骨，派人烧掉他家全部家产，他坚持革命不动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省粮食厅厅长、省委财贸部副部长等职。

万道生，1900年生，大桥镇花荡人。曾任农村塾师，带头为贫苦农民仗义执言，反捐抗税。1939年新四军进入江都，在抗日宣传感召下，积极参加民运工作，组织农民抗日协会，毅然带头送长子万希平参加新四军，他本人于194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新四军东进后，与留守干部坚持艰苦斗争。1942年后，先后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临时参议会议长。解放前夕，在丁沟镇被国民党溃军逮捕，后被关押在苏州监狱，解放大军渡江后组织力量多方调查，未有下落。

吴仲邨，1920年生，亦名吴江、江涛，吴桥镇人，早年在省立界首乡师读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江都县民众抗日自卫总团吴桥区分团副团长、团长，1942年春任高邮县代理县长，1943年调任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兼敌伪军工作部部长、江都县代理县长。1944年起，历任苏中一地委城市工作部伪军工作科科长、组织科长，苏皖地区二专署秘书兼民政科长，溱潼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省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

运河不再向东补水，水不再东流。在此期间，通扬河水迅速变质，由于化工产品的污染及污水排放失控，“青山绿水”似乎离我们而去。我插队时，常从仙女镇沿河岸步行到锦西郭渡，亲见五颜六色泛黑的河面上飘着死鱼烂虾，岸上人家的鸡鸭不明不白地死亡。那种洗衣淘米“一片砧声千里白”的风景，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我曾经仿明王磐《朝天子·咏喇叭》写了一曲：“洗剂，农药，物儿小，污儿大，随意排放乱如麻，五颜六色飘鱼虾。官见了官愁，民见了民怕，徒唤环保绿色成笑话。眼见的毒翻了野雀，毒死了家鸭，只害的人病鸟飞罢！”

的确，在那时，母亲河岸边是看不到鸟语花香的。所幸的是那时各家都用上自来水，取水源是由芒稻河改造而来的高水河。1969年建成的高水河，南起江都抽水机站，北至邵伯节制闸，全长15.26公里，水源来自长江。从此仙女镇居民喝上了江水，结束了饮用淮水的历史。高水河默默承担起母亲河的光荣使命，完成了母亲河一次历史的嬗变。高水河的玉带洞、土山洞定期放清水冲刷通扬运河，还家乡一片碧水，一块净土。

从开运盐河至今，屈指2197年，在漫长的历史中，母亲河沧海桑田，河道、名称、水源，移易迁变，变中有不变，那就是奔流不息的母亲河水所歌唱的主题：生存、繁衍、发展。以致被她呵护的子孙能在某一天，以感恩之心走入高水河边秀丽雅静的水榭，在鸟语花香中静听花开，静听时代的呼唤：天蓝、地绿、水清。



母亲河的变迁

柏涛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母亲总是赋予无尽感激，无数赞美，无穷眷恋，而在“河”字前面冠之“母亲”二字，则无疑给人无限温暖，无限畅想。

家乡的母亲河是一条人工河。公元前179年，时当西汉初年，盐场密布在江淮沿海，而海盐运输很难。镇守广陵的吴王刘濞为此开凿了从扬州经泰州达如皋盐场的运盐河。有这一条便捷的水上通道，扬州的盐业发达了，吴国国库丰盈了，国力强盛起来。

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择水而居，生生不息，定居在运盐河两岸。运盐河水如母亲的乳汁，哺育了世代代的江都人。运盐河自古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华东四大米市的河北河，孕育了具有深厚人文历史的龙川街，孕育出苏北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仙女镇。从坝头口到三元桥两岸的繁华、富裕、文明，都是母亲河的赐予。

我清楚地记得青年时代，运盐河清流映带，竹木蓊郁。清澈的河水是全镇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下河边”是仙女镇居民生活必须和专用词。码头边淘米洗菜的，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要洗却无法上档等待的，男女老少，热热闹闹，常常人满为患。我要挑吃水，时常要赤脚涉水到上游方可完成。

早年从坝头口向西是一条大河，没有陆地，河水浩浩荡荡，盐艘客船络绎不绝。从此到湾头的运盐河，又称横河，现在虽已残缺不全，在明

代却是淮水入江重要通道。据方志记载：“三路来水（太平河、凤凰河、壁虎河）统由古运盐河（横河）流经芒稻河入江。”这一段短短的横河，连接了四五条大河，的确够横的吧。现在，我们尚可在万福闸看到三条河汇合的宏大气势。可是后来不横了，为何？这就要说到康乾时期一场通天的公案。

运盐河在仙女镇西与芒稻河交叉，芒稻河上有芒稻闸控制。水官要开闸泄水归江，盐官要关闸蓄水运盐，引起长期争论，时历二朝，乾隆了断。乾隆二十三年立《芒稻闸上碑记》于河西，“永远不许再下闸板”，还明确指出“闸东有旧越河一道，应令盐艘直走金湾北闸。”此举从防汛行洪出发，固然对里下河地区有利，却苦了千千万万水上船家。乾隆八年曾“新开仙女庙越河”，走越河由邵伯到扬州，硬生生绕了二十几里水路大弯，还说是“直走”，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圣旨谁敢抗？从此船只在塘子湾转向北航行。昔日横河上舟楫成排、樯帆林立的风光不再。后来这段河道被淤被填，在原来的河道上建成了三闸街，可谓沧海桑田。

1909年，通州大达商轮公司呈请疏浚南通到扬州的运河，便于客货运输，母亲河运盐河从此改称通扬运河，全长195公里。1965年，江都抽水机站向北送水，实施调尾工程，原上游的通扬运河改为下游，河水逆流。到1997年开挖泰州引江河，在其与通扬运河交汇处建闸，通扬

铁门槛的传说

庄晓明



极少有人知道，李老君还是一位神奇的铁匠，不仅能锻打出各种铁器农具，甚而还能锻打邪恶，从中提炼出某种有价值的永恒。他的短暂的铁匠生涯，就在江都东南乡的沙洼。

当时，这一带出没着一条花斑妖蟒，叫“花化炼”。花化炼既吞食人畜，又贪淫女色，闹得当地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觅食时专选人畜繁多之地，席地卷起狂风，飞沙走石，天地一片昏暗。待昏暗消失，地面只见残骨堆堆，哭声四起。而它追逐女色时，又摇身一变，化为一个花花公子式的男人，花言巧语，骗取女方的欢心。待得到女方的心后，它又突然变回妖蟒，一道道缠住对方，将其吞噬。花化炼的恶性，使这一带人烟寥落，田野荒芜，百姓苦不堪言。

正云游四方的李老君，一日刚好经过此地，只觉得有一股妖气直冲上来，使乘游的祥云摇晃不已。他立稳身子，下界望去，见一花花公子正戏逐一青年女子，而他的身后，已有骸骨一堆。李老君忙降下祥云，大喝一声：“何方妖孽，胆敢在此作恶？”

李老君的喝声，仿佛来自铁器的撞击，震得花化炼现了原型，一条大花蟒蛇慌忙遁逃，消失在荆棘丛中。女子脱身获救。

目睹妖蟒的恶行，李老君怒从心起，当即按落云头，用铁拐敲了敲地面。土地爷的身子匆匆从地下旋转而出，听了李老君的查问，便如实禀告：“此妖蟒原是沙滩地龙，因触犯天规，被抽去龙筋，砍断龙角，开除出龙的行列。谁知此蟒经百年修炼，妖术非凡，又出来残害众生，成了恶名昭著的花化炼。今仙君降临，祈求伏此精怪，还四方安宁。”

听了土地爷的禀告，李老君定下除妖之心，便明告土地爷，欲借沙地暂住。

花化炼隐匿了一段时间，又忍不住淫性发作，依旧化身为花花公子出来招摇。经过沙洼时，见一铁匠老者席地而坐，以嘴气鼓风，生炉化铁，它十分惊奇，便走上前来。李老君早识得这个蟒精变化的男子，不动声色，只顾挥拳，在膝上打着一顶火红的斗篷帽。花化炼觉得用这种方式打出的帽子太好玩了，就伸手欲拿，李老君随机放下手中铁帽，自言自语道：“此帽是个宝，凡间无处找。紫炉炼金锁，慧眼识真貌。蛇龙乘烟去，东方红日照。有缘自奉送，无缘一梦消。”

蟒精一听，好不喜欢，拿起帽子就往头上戴。谁知帽子刚套头上，就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紧箍咒那样，越勒越紧。蟒精顿时觉得浑身抽筋拔骨，撕心裂肺，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地下埋，逼得不停地嚎叫求饶。李老君微微一笑，又念道：“八卦炉中炼金锁，妖孽伏法听更鼓。五更不报变身形，永作铁槛镇洪波。”

从此，这一带报更时，只打四更锣，不敲五更鼓。而花化炼也就头戴铁斗篷帽，变成十里路长的铁门槛，横卧至今。说来也神奇，日后江水上涨，倒堤塌方，顶到这铁门槛处，就被隔住了。

惩治了花化炼后，李老君就待在当地，帮百姓打各种铁器农具，倒也逍遥自在。重获安宁生活的当地百姓，也已习惯了他奇特的打铁方式，相处颇和谐。然而一天，有一个外地人路过，好奇地问李老君：“铁匠师傅，你打铁怎么不用铁锤？膝盖怎能当作铁砧用呀？”

李老君一见身份已泄，随即消失不见，离开了沙洼。